

DOI: 10.13288/j.11-2166/r.2015.02.003

当代名医

周仲瑛运用抗癌解毒法治疗肠癌经验

韦堂军, 赵智强*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 号, 210023)

摘要 介绍周仲瑛教授抗癌解毒法治疗肠癌经验。在运用抗癌解毒法治疗肠癌时, 遵循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原则, 并始终强调辨证在整个治疗中的地位。抗癌解毒法治疗肠癌的具体应用有祛化湿浊毒邪, 清解火热毒邪, 逐瘀开郁, 散结消癥、削伐有形之积, 扶正抗癌, 以及和胃健脾、行气通腑等多法复合; 同时还须从肠癌发病的初、中、末三个阶段分期用药。

关键词 肠癌; 抗癌解毒法; 名医经验; 周仲瑛

周仲瑛 (1928 -), 男, 教授, 主任医师, 国医大师,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长期从事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在科研工作中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 临床实践为基础, 总结与归纳病证的病理特点、诊治规律。先后主持国家级、部级、省级以上课题 24 项, 已取得研究成果 18 项, 获科技进步奖 13 项。

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常见病、多发病, 其发病原因较为复杂, 涉及内源性和外源性致病因素, 有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发病过程^[1]。肠癌是近年来发病率上升比较快的恶性肿瘤之一, 中医药学家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 结合现代医学对肠癌治疗进行了探索, 取得了一定疗效。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运用“抗癌解毒”法治疗肠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现介绍如下。

1 抗癌解毒法运用依据及对象

1.1 运用依据

周老师认为, 肿瘤发生的病因极为复杂, 但是总体病机可以归结为癌毒致病, 正气亏虚, 其形成以正虚为基础, 癌毒侵袭为必要条件^[2]。癌毒是“在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郁滞的基础上, 受内外多种因素诱导而生成的”, 其侵袭脏腑组织后, “在至虚之处留着而滋生”, 与“脏腑亲和而增长、复发、转移”^[3], 可以表现出火郁、热毒、寒凝、湿浊、水饮、气滞、血瘀等中医病理特征。而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 无形之邪与有形之邪每每相互兼

挟, 耗伤机体气血阴阳, 可形成有形之积——恶性增生的瘤块, 并且恶性瘤块一旦形成即狂夺精微以自养, 自身不断长大, 坚硬如岩, 推之不移^[4-5], 最终使机体精微物质因大量消耗而步入不可回复之境。周老师认为, “癌毒”是肿瘤特异性的致病因子, 一旦侵袭机体, 无论正虚的程度如何, 即表现出邪毒嚣张, 正气难御, 普通治疗难以消除, 癌毒进一步流注播散, 疾病预后极差。肠癌的发生、发展有着与其他恶性肿瘤类似的过程。因此, 对于肠癌的综合治疗, 周老师重视抗癌解毒法, 认为抗癌解毒法具有其客观的治疗需求, 是祛除癌毒病因的重要保证。

1.2 运用对象

抗癌解毒法属于中医治法“攻法”范畴, 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性的治疗措施, 是针对肿瘤重要致病因素“癌毒”所实施的治疗措施。在肠癌的诊治过程中, 抗癌解毒的主要运用对象便是“癌毒”本身。但在肠腑组织中, 癌毒每与痰、湿、瘀血、热邪、寒毒等病邪相互搏结、结聚, 并且随气血运行而流注不同部位, 可形成多处发病, 导致湿热浊毒郁结、肠腑通降失司、脂络受损。因此, 肠癌的抗癌解毒当同时针对癌毒所依附的不同病邪, 所谓“诸病在脏欲攻之, 当随其所得而攻之”(《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

2 抗癌解毒法用药特色

周老师始终强调, 治疗当在祛邪解毒抗癌、调和脏腑气血、扶正培本的总原则下, 必须坚持“辨证”为主导, 根据患者不同的证候、不同的体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一级学科开放课题(YS2012ZYX105)

* 通讯作者: weitj@126.com, 15996202265

质、不同的病位及病理因素全面分析。可见抗癌解毒法在肠癌治疗的运用中,需要始终贯彻辨证论治的精神,尤其需要根据癌毒所侵犯肠腑的特有病机以及兼挟病邪的不同^[4],分别予以施治。

2.1 祛化湿浊毒邪

湿邪黏滞,最易困遏肠胃,阻滞气机,影响肠腑传导功能。湿邪久蕴化毒,肠腑气机升降失调,水谷不得运化精微反停滞为痰饮湿浊毒邪,酿生癌毒,机体亦易步入虚劳损途。因此,抗癌解毒法当祛湿化浊解毒,恢复脾胃健运功能,兼以抗癌化毒。临证常投以燥湿、渗湿、利湿兼以解毒抗癌之品,药如法半夏、制天南星、土茯苓、椿根皮、泽漆、炙蟾皮、水红花子、藤梨根、苦参、大黄、马齿苋、白头翁、红藤、败酱草、凤尾草、地锦草等。

2.2 清解火热毒邪

热邪易伤阴耗液,致肠腑濡润功能失司,且热邪多与湿邪、瘀血兼挟为患,更易消耗正气。此热邪有机体本身因素,如素体阳盛,嗜食酒酪、煎、烤、炙、煨,或是感受夏暑阳热之邪;同时肠癌化疗耗伤气血,化疗火毒耗伤气阴,都会导致机体阳热亢盛,形成火热毒性,可与有形痰湿瘀血相搏结酿生癌毒。对此类患者周老师多以清解热邪、抗癌解毒为治法,投以苦寒、甘寒之品予以治疗,药如山慈菇、白花蛇舌草、漏芦、半枝莲、肿节风、槐角、地榆、黄连、黄芩、大黄、红藤、败酱草等。

2.3 逐瘀开郁

肠腑湿热毒邪蕴结,多阻滞气血运行,经脉不通,或寒或热均可导致或加重瘀毒留滞,酿生癌毒病邪。该类患者肠腑脂络受损,脉道经络瘀阻,离经之血凝结为瘀,故患者每有出血史如大便下血,或有出血倾向。机体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瘀血与痰湿热邪相搏,结聚为有形癥块,坚硬如石,推之难移,更加重了机体正气的损耗。治疗大法当以逐瘀消癥、去瘀生新,临证每多以炙鳖甲、三棱、莪术、桃仁、石见穿、石上柏、炙刺猬皮、炮山甲、土鳖虫、丹参、大黄等活血化瘀消癥、抗癌解毒。

2.4 散结消癥,削伐有形之积

肠癌的重要症状表现之一便是可触及的有形癥块,且此有形之积形成后往往进一步影响肠腑气机,加重机体的功能失调。瘤体的病理性质可以涉及多方面,乃痰、湿、瘀、血等有形之邪与寒邪、热邪、气滞等无形之邪相和而成。当前对于肠癌的有效根治便在于切除瘤体,中医药辨治亦以行气活血、散结消癥为法,多投以僵蚕、八月札、山慈菇、炮山甲、炙鳖甲、猫爪草、石见穿、制天南

星、石上柏等散结消癥、解毒抗癌之味,以减小肿瘤负荷,缓减患者症状。

2.5 扶正抗癌

肠癌发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正气的亏耗,同时治疗手段的干预也是重要的消耗气血津液的因素。因此,患者无论处于病情的何种阶段,都有正气不足的病理机制存在,所以扶助正气便成为临床医生时时需要考虑的一面。扶正抗癌法则主要是针对肠癌患者气血极度亏耗、脾胃化源不足、脏腑功能衰退的阶段而设,此时机体虚弱不耐攻伐,当以扶助正气、调和脏腑功能、缓减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为首务,待正气旺盛,机体功能得以恢复再以攻邪。正如《张氏医通》所云“补中数日,然后攻伐,不问其积去多少,又与补中,待其神壮而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善治者,当先补虚,使血气壮,积自消也”。临证对于此类患者多予以补气健脾、益气养阴兼能抗癌消结的药物,如黄芪、天花粉、太子参、天冬、炙鳖甲、薏苡仁、仙鹤草、灵芝、红豆杉、红景天、鬼馒头等。

2.6 其他

周老师强调,对于某些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确有抗癌作用的药物,在选用时应将其纳入辨证论治的轨道,以求更好的治疗效果。此外,还可选择使用具有较强的解毒、剔毒、攻通、止痛功效的药物^[5],如露蜂房、炙全蝎、炙蜈蚣、蜣螂虫、炙蟾皮、马钱子等,以毒攻毒,但要注意需要从小剂量开始或间歇性使用,慎防伤肝损肾。

2.7 配伍多法运用

2.7.1 和胃健脾助运 “癌毒”侵袭机体,无不影响脾胃升降功能,使脾不升清,胃失和降,水谷消磨受限,中焦转运失常,患者呈现一派水谷运化呆滞之症如脘痞、纳呆、泄泻等。周老师在治疗中时时注重患者脾胃的运化,这不但是对患者正气的顾护,脾胃运化不及则攻伐药也无从投放,因此临床常以香砂六君丸加减,药如太子参、茯苓、炒白术、砂仁、陈皮、焦谷芽、焦麦芽、焦楂曲、鸡内金、刘寄奴等,使患者脾胃健运,胃气不失。

2.7.2 行气通腑 “癌毒”郁于肠腑,与糟粕相搏结,致肠腑气滞通降失司,不能正常输津与传化渣滓,患者呈现一派肠腑郁滞、传化不及之症,如脘腹胀满、便秘、矢气、疼痛等。周老师注重肠腑气机的条畅,强调胃以通降为顺,肠腑之气降则有利于胃气和降,因此以厚朴、炒枳实、大腹皮、决明子、蜣螂虫、大黄等行气通腑降浊。此外,“癌毒”郁结肠腑,每与肠中渣秽搏结,脂络受损,

脉道不通, 血络受阻, 患者每有出血、疼痛、烧灼、作胀、牵掣等症状表现。周老师常以活血散结、凉血止血、收敛止血、清热解毒、行气止痛、舒筋活络等对证治疗, 药如仙鹤草、白及、牡丹皮、赤芍、大腹皮、延胡索、大黄等。

2.8 分期抗癌解毒

肠癌的发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 癌毒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滋生酝酿, 贯穿始终, 如患者表现出临床症状, 则提示癌毒多处于活动猖獗时期。周老师认为, “抗癌解毒”需要有效地针对癌毒本身而适时地采用, 不可一味抗癌而不顾机体的整体状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肠癌初期, 机体正气尚盛, 体格壮实, 此阶段“驱毒即是扶正”, 当抓紧时机积极抗癌、消除病邪, 不但要重视瘤体的削伐、有形病理产物的清除, 同时还需要注重客观检查的恢复。积极配合手术、放疗、化疗, 对不能进行手术者, 需要尽可能治疗为患者提供手术机会。第二个阶段: 肠癌中、后期, 患者此时多表现出正气亏虚, 癌毒留滞, 虚实夹杂。该阶段抗癌解毒的运用当结合患者气血阴阳的虚损情况, 或气或血, 或阴或阳, 适时补益, 或先攻后补, 或先补后攻, 或攻补兼施, 且抗癌治疗不可过度而当“以知为度”, 遵《黄帝内经》“衰其大半而止”之旨, “能毒者以厚药, 不胜毒者以薄药”, 或补或泻, 以平为期。第三个阶段: 肠癌终末期, 患者多因癌毒病邪消伐或药物治疗不当而出现气血严重亏虚状况, 大多可见脾虚胃弱、肝脾两伤、脾肾双亏、气阴两虚等证。此时机体已经不能耐受攻邪药物, 主要治疗目的当为缓解患者不适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所以抗癌解毒当处于次要位置, 或者以扶正抗癌、养正消积的观念逐步改善患者的机体状况, 为进一步的抗癌解毒创造可能的机会。正如《医学心悟》所言“邪气初客, 积聚未坚, 宜直消之, 而后和之, 若积聚

日久邪盛正虚, 法从中治, 须以补泻相兼为用。若块消及半, 便从未治, 即停攻击之药, 但和中养胃, 导达经脉, 俾荣卫流通, 而块自消矣。更有虚人患积者, 必先补其虚, 理其脾, 增其饮食, 然后用药攻其积, 斯为善治。”可见对肠癌的治疗, 抗癌解毒法应用时期的选择极其重要^[8], 不可见肠癌便孟浪投药, 肆意攻伐, 亦不可畏首畏尾而错过治疗时机。

3 小结

综上所述, 肠癌治疗的抗癌解毒法内容极其丰富, 是临证时不可或缺的治疗措施, 有效的运用对于临床疗效的提高具有较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 抗癌解毒法并非单纯地罗列抗癌解毒药物, 而是应当处处以辨证论治为主导, 选择性地使用^[9]。

参考文献

- [1] 赵智强. 中医毒邪学说与疑难病治疗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281-282.
- [2] 周仲瑛. 周仲瑛医论选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784-787.
- [3] 周仲瑛. 中医药辨治肿瘤若干理念的探讨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3-02-20(4).
- [4] 赵智强, 李嘉. 略论周仲瑛教授的“癌毒”学说及其临床运用 [J]. 新中医, 1998, 30(10): 6-8.
- [5] 李栋, 程海波, 周红光, 等. “癌毒”学说内涵探讨及消癌解毒方抗癌生物学机制研究 [J]. 辽宁中医杂志, 2011, 38(12): 2360-2361.
- [6] 何煜舟, 宋欣伟, 阮善明, 等. 周仲瑛教授治疗大肠癌的治法治则探讨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0, 28(4): 696-697.
- [7] 程海波, 吴勉华, 周红光. 周仲瑛从癌毒辨治恶性肿瘤的经验 [J]. 北京中医药, 2009, 28(11): 844-846.
- [8] 叶丽红, 顾勤. 周仲瑛教授的肿瘤观 [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2, 9(3): 63-64.
- [9] 霍介格, 顾勤. 周仲瑛治疗肿瘤的临证思路探析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7, 41(1): 5-6.

ZHOU Zhongying'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Colorectal Cancer with Anti-Cancer and Detoxification Method WEI Tangjun, ZHAO Zhiqiang

(First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210023)

ABSTRACT Zhou Zhongying'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colorectal cancer with anti-cancer and detoxification method is introduced in the article. When applying this method, one should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with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and emphasizing more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method on clinic are combined expelling dampness-toxin, clearing heat-toxin, releasing stagnation and clearing stasis, resolving nodules and eliminating tumors, breaking the accumulations with actual shape, tonifying healthy qi to resist cancer, strengthening spleen and soothing stomach, and moving qi to regulate Fu-viscera. In the meanwhil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edication in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 anti-cancer and detoxification method;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 Zhou Zhongying
(收稿日期: 2014-05-21; 修回日期: 2014-09-19)

编辑: 黄 健